

湖廣通志卷之第五十二

藝文九

疏

明王宗載與都事宜疏

臣惟皇上嗣膺丕圖渙頒

賜滿除冗費橫征痛加釐革所以光昭先德子惠群生甚盛舉也然與都之地其隱憂積弊什伯四方凋瘵傷殘日甚一日特以僻在荆鄙未蒙處分臣生長其間見聞頗悉幸逢盛際義不容默敬條為五事以備採擇惟皇上試垂聽焉一曰革莊田以紓民困弘治七年分封獻帝於安陸州因以郢梁二王所遺莊田屬焉此固親親之義所宜然也而其時田有定額賦有定數經管人役莫敢肆其侵反未始有稱不便者迨以其田改為皇莊或界相連而任其兼并莫敢誰何或因彼此相爭而誘其投獻陰為報復小民既入國儲復徵莊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一

課一田兩稅已不堪命而姦書積吏多方掎剋又百倍於公家之征甚至訪有殷富平民既誣以侵田徑行拘禁務罄竭家資滿其所欲如金祥縣民周章投獻豐樂河田地有包御史據法參治而遂致謫戍荊門州民熊尚仁被占沙洋村淤湖有劉知府受詞問斷而竟被中傷此皆往事之可據者而今則為患益熾矣臣竊以為王者以四海為家尺地莫非其有乃另設莊田下同藩國非所以弘聖治而大一統也今合無查將前項田地係軍者復歸於衛所係民者復歸於府縣一應錢糧或解內帑收貯或留守備府支用俱令軍衛有司照數催徵徑自起解不許仍差書辦校尉下鄉科索如此庶惟正之供既不缺於上無名之征亦可省於下矣二曰裁冗員以肅官常嘉靖初年因潛邸禮生陳珮等從龍至京各圖錄用乃於典都祭祀署及郢府梁府岳懷王等處添設奉祀等官十餘員名即以前項禮生除補初不過備員數典祀而已其後漸希恩寵妄生事端因奏添補排夫役三十餘名分管守衛校丁二百餘名假以



巡禁山陵為名縱橫鄉曲受理民詞出入府縣屬託公事任是秩者往往有榮身肥家之驗遂致富豪之民競輸錢以圖選授每一官而三四人共之且其考覈不經於撫按黜陟不係於銓衡惟納重賄於守備即得題請越次除補此雖職業微渺而計其歲入傷財已不貲矣至於修演道教已有道紀司而復設道官三員焚修元祐宮守衛陵寢已有顯陵衛而復差錦衣衛官一員巡視山陵此輩一出皆借擁輿蓋糜費芻糧挾制有司阿附守備無益於事而有損於民者也今合無查將前項奉祀等官每處量留一員以供祀典其餘不論見任候缺盡行裁革仍聽本處撫按一體考察有不職者不時論斥員缺吏部徑題除補守備太監不得專擅奏請其元祐宮香火即令道紀司焚修陵寢即差顯陵衛指揮巡視前項添設道官及添差錦衣衛官俱行裁革如此庶官有定員而各器不濫事有定體而財用可省矣三曰定經制以

家凡一應賦役皆得全戶蠲免亦未為不可也何比年以來各役狎愛恃恩奏領護勅冒名寄籍

漸紊成規或人止一丁而混開親識至數十丁或止百畝而受寄富豪至數萬畝一切繁重差役皆秋毫無與而貧民之累則日益加重天至若守府書辦校尉置買民田本無應免之例乃若近相倣倣槩行告免有司無不順承民間有犯人命強盜違法重情者輒藏匿前項人戶有司不敢追索是皆以守備為之私庇而法令難行故也若及今不為限制後將不知所終矣今合無查將前項陵戶廟夫原領護勅俱行追繳仍查每戶應免丁田若干限定等則不得槩稱全戶致滋冒濫其書辦校尉有置買民田者俱令一體當差不許遺累平民及藏匿罪人違者聽有司徑自究治如此庶法制嚴明姦猾不得趨避徭役適均貧愚不致偏累矣四曰正進貢以省科派興都地瘠民貧諸凡土產皆四方所有自國初以來未有以方物進者嘉靖四十一年守備太監張方希恩齎予越分逢迎凡果穀魚米粗重之物皆分派州縣責令里甲買辦以充上貢雖非其地之所出時之所有而槩取派州縣無敢違者令小民百倍其值而有不恤也且其供上用者猶有常品克私饋者漫無紀

極本地之出辦既竭其膏脂沿途之轉輸又急於星火所過驛遞無不騷然蓋不止於一方受病而已也夫國朝歲進之制載在令甲俱有定式此既不係舊例又未奉有明旨是亦不可以已乎今無將前項進貢方物俱行停止不許守備太監仍假此名妄差官校需索州縣騷擾驛遞違者聽所在官司一體叅治如此則阿奉無由而希冀之途塞取用有節而催科之患除矣五曰正事權以絕弊源夫守備之設專為衛陵寢供糞除於府縣無監臨之責於軍民無統馭之權也惟自太監廖斌煽禍於前張方繼之亦稔其惡奔走司府剝削軍民遂使事權輻輳而政體乖張有不止於前所言者如縱主文書辦詐詐民財有王相等三百首惡見犯罪於法司設緝事校尉羅織人罪者有朱敬德等二百餘名廣索騙於合郡如鄭知府之執法遂假以糧餉不給而縱軍士喧噪於府中忿陸知縣之節財因託以夫役不敷而令校卒窘辱於內水災之後所損者特紅墻數丈耳方欲鼎建而品耳方欲通賄而固寵因假公以濟私凡其蠹國殃民肆行無忌皆由事權太重而院司府縣俱拱手受成故也今合無查照鳳陽事體令守備之與統相臨其該府一應事情關係陵寢者俱令會辦本處撫按計議題請守備太監毋得任情妄奏書仍差緝事致滋民害違者聽撫按官一體叅治如此庶事權不偏而官得行其志邪慝不作而民得安其生矣夫此五者其因仍浸漬雖亦有年而敢於怙恃巧於彌縫則至張方為尤甚也若張方不去而欲議地方之因革是猶遡風而縱棹矣况今南京蘓杭織造內臣未聞顯過亦蒙撤回此獨不可易而俾流毒於一方乎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張方先行革去另選端慎內臣以充守備仍行本處撫按將前項事宜逐一查處務令上可以妥先靈而下有以蘇民瘼則啓佑之謨可垂不朽而繼

鄧貞十事疏

其一日吏部職內外諸司官吏俱有定額今冗員甚繁日增於舊非任官惟賢初意凡各處考滿官到部當辨其賢

否優劣年勞久近以爲黜陟今有積歲至七八考
不得遷一級者有朞年未滿卽陞數級者凡進士
監生出身自有定例今驟除方面躡躋華要者亦
有除授佐貳沉滯未僚者何弗倫也至叅補吏典
立選撥正撥之名此吏部之弊也二曰戶部職掌
錢糧出納尤當慎用今各府州縣稅糧或有經二
三年四五年不完者本部恬不爲意每年指以催
徵爲名紛然遣官在外有一二年三五年不返者
惟務剝害良民以致田里不安賦稅多逋本部明
知其非皆不舉奏其諸色稅糧旣已送納到倉而
官僭人等通同盜賣虛出通關亦有未曾送納到
倉各府州縣夤緣爲奸僞造通關奏繳到部此戶
部之弊也三曰禮部職掌禮儀凡各處朝貢使臣
至京隨當具奏接待如儀不使遠人觖望今飲食
供帳委之會同館應賞賜者故意遲留又有各處
土日來貢者往往不卽奏達止令於會同館聽候
或十日半月不引奏者或已進貢不卽發遣此禮
部之弊也四曰兵部職掌兵政凡天下軍馬多寡
虛實當周知如某衛某所見在軍馬若干欠缺逃
亡若干時常檢點具奏整理今乃尸位素餐優游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四

度日兵務廢弛馬政不修軍伍不整有經三五年
十數年空歇不補者馬匹孳生有三五年拖欠不
完者是致各衛通同作弊互相蒙蔽貪贓壞法非
止一端此兵部之弊也五曰刑部都察院黑白不
分是非顛倒令人無所控訴亦有淹禁三五年十
年者皆委而不問審決之際所在官司略不究心
推鞫以致死於非辜大理寺職在祥刑一槩蒙隱
隨其輕重高下不能有所辦理真若癡愚旅進旅
退此刑官之弊也六曰工部職掌造作今所急務
者惟行在宮殿其諸造作皆可隨宜乃不度民力
不分緩急採買物料以一科百以十科千動至數
千萬計民受其害不可勝言且工匠輩有連年服
役不少間者有經年買閒在外生理者有狡猾託
故而逃避者致役使不均人心不服舊制凡軍器
除存留操備其餘皆令入庫遇有損壞或補造就
各衛軍器局修治不許私製近有無知小人私帶
軍器及私藏其家或公行貨賣不知此等軍器何
人製造舊制官府買辦物料止收本色今貪利之
徒一槩攬納不收本等物料而折收鈔貫等項恣
肆貪殘吮民膏血此工部之弊也九曰洪武中各

衛官旗軍士編成隊伍各有統屬今擅將別衛軍士入伍又行招納逋藏逃匿此軍政之弊也十日內外各衛所軍士皆有定數如伍有缺即當勾補今各衛所官吏惟耽貨賄軍伍空缺差人勾補縱容賣放百無一二該管官吏徇私作弊不行舉發又有勾解到衛受賍故免及以差使為由不令服役此軍衛之弊也凡此十事皆今日急務宜令所司各舉其職而後天下之治成

張君正

請戒諭羣臣疏

茲者大小臣工自陳考察俱已竣

溺已久宿垢未能盡除若不特行戒諭明示以正大光明之路則衆心無所適從化理何由而致臣等謹擬勅諭一道具稿呈覽伏乞聖明裁定宣諭施行蓋聞理道之要在正人心勸阻之機先示所向朕以冲幼獲嗣丕基夙夜兢兢若臨淵谷所賴文武賢臣同心畢力弼予寡昧共底昇平乃自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刻缺鑽闕隙竇巧為躡之謀鼓煽明儔公事擠排之術詆老成廉退為無用謂讒佞便捷為有才愛惡橫生恩讎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為入臣酬報之資四維幾至於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廿二

五

不張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統深燭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濁但念臨御茲始解澤方覃鈿鋤或及於芝蘭密網恐驚乎鸞鳳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懲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滿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以隨時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母依阿澳恣衷毋昵比於滌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虛心鑑物毋任情於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念分猷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宜奮讜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歸於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皆垂功名於竹帛縣祿廕於子孫顧不美歟若或沉溺故常堅守塗轍以朝廷為必可背以法紀為必可干則我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百爾有進帝鑑圖說疏臣等聞位宜悉朕懷欽哉故論

臣伊尹告其君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唐太宗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見興替臣等嘗因是考其前史所載治亂興亡之迹如出一轍大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憂勤惕勵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盤樂怠傲即亂出於治則雖不階尺土一民之力而其興也勃焉出於亂則雖藉祖宗累世之資當國家熙隆之運而其亡也忽焉譬之佩蘭者之必馨飲酖者之必殺以是知人主欲長治而無亂其道無他但取古人已然之迹而反已內觀則得失之效昭然可睹矣仰惟皇上天縱英資光膺鴻寶孜孜誦習懋殷宗典學之勤事事講求邁周成訪洛之軌海內臣民莫不翹首跂足想望太平臣等備員輔導學術空疎夙夜兢兢思所以佐下風效啓沃者其道無繇竊以人求多聞事必師古顧史家者流亡何慮千百雖儒生皓首尚不能窮豈人主一日萬幾所能遍覽乃屬講官臣馬自強等畧倣伊尹之言考究歷代之事除唐虞以上皇風元邈紀事未詳者不敢采錄謹自堯舜以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六

來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善爲陽爲吉故用九九從陽數也惡爲陰爲凶故用六六從陰數也每一事前各繪爲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爲之直解附於其後分爲二冊以辨淑慝仍取唐太宗以古爲鑑之意僭名歷代帝鑑圖說上陳睿覽昔班伯指畫屏以諫意專戒懲張九齡千秋金鑑一書詞涉隱諷今臣等所輯則美惡并陳勸懲斯顯譬之薰蕕異器而臭味頗殊冰鏡澄空而妍媸自別且欲觸目生感故假像於丹青但取明白易知故不嫌於俚俗雖條目僅止百餘而上下數千載理亂之原庶幾畧備矣伏望皇上俯鑒愚忠特垂省覽視其善者取以爲師從之如不及視其惡者用以爲戒畏之如探湯每與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驗今因人而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終簣之功覆轍在前永備後車之戒則自然念念可純事功合德可媲美於堯舜治將埒於唐虞而千萬世之下又必有願治之主效忠之臣取皇上今日致治之迹而繪之丹青守爲模範者矣謝堂樓額名并賜金疏昨者臣以恭建樓

輕微妄以額名上請伏奉聖旨覽卿奏具見忠敬樓名與做捧日堂名純忠工部製扁差官懸安朕知卿素表廉節特賜御前銀一千兩少給工費卿宜承命勿辭欽此隨又蒙皇上親灑宸翰特降手勅諭元輔朕以卿純忠為社稷有捧日之功故以為堂樓名卿其欽承之故諭欽此及又頒賜御筆大字二幅對句一聯特遣文書官尚文恭捧到至私寓臣謹叩頭祇領訖璇題昭揭既沾制墨之新寶橐煥頌復荷賜金之渥光騰里第榮動朝紳切念臣猥以謏材濫居首輔龍飛虎變幸逢千載之期鳳翥鸞迴屢拜數行之扎顧惟蓬華懼藏謨訓以非宜爰就粉榆特建樓堂而祇奉及是經營之始借求榜額之懸何意聖明即垂矜允謂臣躬扶景運頗殫捧日之勤察臣志抱撲愚知慕純忠之節遂紆神畫肇賜嘉名瓊翰輝煌倬彼雲章之麗玉音諄復蔚焉衮字之褒猶曲軫乎小廉乃特頒乎大賚兼金千鑑出內庭麟裏之奇廣廈萬間寒士岍嶮之願昔馬周之遇唐主但承給宅之恩若方平之在宋朝僅賜文儒之字如臣所際振古未聞茲蓋伏遇我皇上英資天縱睿學日新煥乎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七

堯文闡乾坤經緯之秘康哉舜績追明良喜起之風遂令一介之末蹤獲玷九重之床命美增輪與江山藉以光華彩溢圖書珠璧森其布列臣敢不式嚴琰寫瞻天奉咫尺之威載謹家藏奕世作仍之寶尚當覲名思義純心奉公就日雲霄勉罄丹忱於葵藿輸忠社稷矢堅素履於冰淵

敬劾內官陳增再請停開礦疏

謹題為宦豎抗違明旨大肆貪殘懇

乞嚴刑勘問以醜民怨并賜停止開礦以杜禍源事臣於本月初八日辨事該科接山東青州府益都縣知縣吳宗堯揭帖內稱開礦內監陳增背旨營私剝官虐民包賣鉛砂抽丁加派種種不法一句一切齒一字一墮淚小民不得聊其生有司不得奉其職聖明在上而豺狼噬人於通都狐鼠公行於白晝日甚一日莫之敢問是祖宗憲章虛設皇上之明旨不信也夫內官不許干預外事高皇帝之懿訓也貂璫進用差使絡繹是中業之敝政耳今陛下不能遠法高皇帝而近襲中業已過矣幸明旨勅下不許擾害地方不許動支官帑不許加派小民庶幾救水火之萬一而今據宗堯所奏

無論山東六州二十九縣部益都一縣一年之內
已支費過官銀二千兩非無據也出巡比較打死
臨朐縣礦夫孫有柳屍三日貧民單枝韓文等被
禁刑富戶翟攀徐大亮等遭擄掠非無據也計口
抽丁包派金銀益都一縣丁夫一千派銀三千六
百兩又派鉛價銀一千八十兩合省六州二十九
縣歲派銀十餘萬兩非無據也罪案千條觀縷萬
言膚受之愆如臣所摘豈無影響與明旨大相違
背不行勘問何以正貪殘之罪彰陛下無私之明
夫宗堯一縣令耳任未滿一年書生貧苦初得一
官豈不自愛而橫挑虎口前日之韋國賢覆轍未
遠也且開採一事諸臣百言而皇上百不聽豈因
一有司而遂聽之何使百言而皇上百不聽豈因
有司言遂不聽之彼何苦捐七尺之軀冒雷霆之
怒徼必不可得之倖而呼必不可回之天乎想其
中必有萬不得已者不一勘問何以服其心然此
如人病危急而治其標耳設使自今以往開採之
後不停內臣之差遣不罷雖禁其勿擾而實教之
擾也禁其勿加派而實縱之加派也禁其勿支費
官銀而終不免於支費也蓋彼小人之腹明知陛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八

下所謂勿擾者寬慰臣下之權辭而以有司之不
應需求者為阻撓之大罪有司以騷擾為違旨而
內臣又以阻撓為違旨有司之論違旨者未必行
而內臣之論違旨者遭拏問矣天下仰窺陛下之
意在此不在彼雖三令五申何益豈惟臣增不信
臣亦不信天下吏民亦不信之矣將來之患何其
有極臣竊窺陛下所以不信臣之言者其故有二
臣昔嘗言開礦不利今且獲利萬金矣臣昔嘗言
開礦有害今晏然無事矣然而陛下所謂利者在
帑藏之私蓄而臣所謂不利者在閭閻之傷殘陛下
下所謂無害者在目前之苟安而臣所謂害者在
未來之叵測如但以帑藏為利而閭閻為非利此
則臣之所未解矣如必待禍之已然而始信其為
實然此則臣之所不忍言矣伏惟陛下念倚伏之
機究聚散之理納苦口之諫燭逢迎之姦渙發明
詔停止開採豺狼狐鼠雖欲搏噬其勢自無由已
如曰經費不足開採之役原非為經費也如曰內
帑空虛鋪宮之買辦猶取諸外府也則天下之疑
陛下者愈深而陛下之明旨不過為愚弄臣下之
虛文柰何宜豎輩不弁髦視之也哉乞陛下先行

停止然後將宗堯所奏行該撫按查勘以明陛下之無私據宗堯疏內述陳增口語撫按官奏請皆留中惟已奏即允行陛下此意外人雖知之而不敢言陳增公然言之而不少諱明歸過於君父以挾制臣民罪莫大焉惡莫加焉乞將臣疏與宗堯所奏一併批發臣言是陛下鑒其直而宥其死臣言非則誅戮之斥逐之亦足以畢臣之言責彰陛下之英斷儻一槩含糊留中不發中款徒勤天聽愈遠疾痛呼而不應蠱賊猖而不誅日積月累以致天變人離雖遍大地為黃金盡河沙為珠玉而瓦解之勢成天下之事去矣然後取臣今日之言追思之取今日敗壞天下之小人而族滅之亦何補於危亡之數哉伏惟陛下早賜裁決生民幸甚宗社幸甚

王宗茂劾嚴嵩疏

臣聞舜之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註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中外治安矣頃年我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如軫念度支多方夙備食可足矣罷息誅求敦崇節省遠近懷矣從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可尚矣而獨所謂壬人者或為陛下之覽察或為言官之論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九

列皇上亦俯念忠讜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咎譴但豺狼當道此特狐狸之問耳澄濁必於其源芟莠貴去其本臣敢昧死為陛下言之自古宰相之設所以佐一人下率百僚相道得而萬國理此調燮之機而理亂之本也故有苗來格虞歸益贊之功越裳來享周賴姬旦之力其責誠大而其任誠重不可不得其人也故唐之陸贄亦曰古先聖哲之垂言立訓必懇勤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讐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溥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之耳自古以來雖有明君而為奸臣蒙蔽以致亂亡者多是以我太祖深監前轍罷置丞相恐滋偏聽獨任之弊也臣訪得大學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耻之行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久持國柄明掌朝綱凡有奏請多資其判央一應陟降咸出其用舍雖三尺之孫亦需一命之榮陛下待之茂以加矣宜靖其爾職用酬殊遇乃因根蒂盤固氣焰薰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總貨為長策以彌縫為嘉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為智巧員佞昔之所戒以為行能賅通

萬國寬含九地引用奸邪以為羽翼之助大小臣
工半其門廡之人使中外墜罵人神怨恫雖唐之
楊國忠宋之秦檜殆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
黜陟之司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
州判而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各區聽其揀擇自
近皆來稱壽折緞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
柄之顯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耶兵
部者將帥之府邊陲之管嵩總兵部之權則每選
亦額要十餘員各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
兩三邊要地不計匪人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感
其恩者至於歲時皆求叩頭菓價或至千金該部
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
鋒耶即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
耳此嵩誤負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勝應表借
刁琛銀五百兩充為饋送即除廣東德慶州判官
未及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償完至今告追不息臨
江府富豪游桂二逃罪來京潛住吏部考功司員
外郎萬宗私宅一月用銀二千餘兩案恃鄉曲伊
親百計求免宗既由賂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十

人可知即今外官之升沉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勞
考但計禮物之豐菲簡書之疏密是以方正忠謀
之士不得為陞下用此嵩誤負之罪二也如巴酉
年因人論劾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財物玩好不
暇殫述但聞治裝時檢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
前列數十桌嵩坐於後愈出愈奇都無置處一切
發現金銀美人高數尺者並金銀溺器狼藉卓下
方物奇珍京坻叢集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袁州
府分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投獻地宅不遑悉
數聞相府之後別置庫室五間下鑿一文二尺傍
砌大石上布堅板室積石灰煤炭云內皆珍寶金
銀器物其成錠金銀並賞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
深藏貽遠誠竭其心思勞費謀畫若以此謀國尚
何不減之有此嵩誤負之罪四也如所蓄家人五
百餘名并袁州所屬皆冒伊親名色絡繹水陸其
供應船隻馬匹月無虛日日無虛時少有遲緩即
細打需索鷄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
當雖督運糧船亦且讓其先過至於閘壩商舟未
有免其破碎者徐淮地方驛門晝閉過客有關文
者惟在門樓垂繩上下蓋懼狼僕鄉里之擾害也

此嵩誤負之罪五也如陛下所食大官滋味不過數品蓋不極玉食以費天下也嵩除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錯極陸之毛絕域之所產人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宴飲是九州四方之待嵩有甚於待陛下也其故何哉以國家之事皆由於彼也此嵩誤負之罪六也都人兒童稔聞其贖貨病國之久亦惟謠曰介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蓋嵩積惡之極孽貫之盈負恩之罪尚小賣國之罪匪輕不能假手於陛下而但假手於上天也為人臣子致人怨惡之至無可柰何而求降災於天此嵩誤負之罪七也如陛下近因太倉空虛雖各處王府苟有羨積亦奉表輸納以助軍需蓋以見忠愛之心且臣子之分所宜爾也王府於陛下有骨肉之親嵩於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為裕國之謀矣而乃因陛下不直人言遂愈縱谿壑不顧賢否自為編修以迄於今聚類養惡凡為乾兒子三十有餘其踪跡尚藏若伊耕梁紹儒之類則其已敗露者也即其已敗露者而其未敗露者可知此皆衣冠之盜獸心之人雖非嚴氏之姓實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十一

同一本之親其狐因城貴鼠憑社黠肆毒稔害不可勝述夫富貴者人主之柄而嵩之能貴人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於陛下矣此嵩誤負之罪八也嵩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紀其惡縱有蘇張之口不能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痛恨太息於天下者茲其梗槩耳臣惟陛下臨御以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海向風何至邇年百物虛耗軍民窮困南征北伐殆無寧歲乎蓋天下之所待以久安長治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剝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民幾何而不困其困民如此又安有撫恤之政哉不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芻糧或支之不及其時或散之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其弱兵如此又安有折衝之功哉即今天下之民竭其出不足以勝其求殫其入不足以免其禍征誅之酷算及鷄豚嗟怨之聲徹入蒼旻以公家之賦稅既有常數而私門之苞苴又無定額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桌之器皿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輸鬼運哉官歛之於民而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授受若固有之視之若不甚惜而

不知箠楚之慘膏血之盡一路之哭向隅之悲儻
陛下聞之亦不能不愴然而憫矣臣惟邇者各處
地震由臣下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
於嵩之右者乎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燮理陰
陽而至於傷天地之和招怪異之至何取於嵩而
任信之哉臣聞陛下之帑藏不足支五年之費而
嵩之積蓄可贍數世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
周公而且富於陛下矣夫陛下以四海為富豈真
不如嵩哉蓋陛下積而有施而嵩獨積於無用祇
見其多而為害之甚耳陛下與其為賣官鬻爵之
令盍去此蠹財惑眾之臣以全國家之元氣乎臣
又聞數年以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
交結以售其姦陰險以肆其毒未為朝陽之鳳即
為立仗之馬不為廷杖之鬼則為遐徼之卒苟有
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為此無用之言以賈
必死之慘哉是以多卷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
臣為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久矣彼以
尚非言責思懼出位邇蒙擢用待罪南臺幸廁當
言之列遭遇受言之君既知姦慝復為緘默則臣
尸位素殮之罪既不可追而國家言官之置不如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十三

刻木為人而列之於朝且無食祿之費矣臣非不
知嵩日薄西山豸虐無幾然一日業乎其官則一
日流毒於民陛下為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
驩兜之屬以月恒日升之聖而暱此朝不謀夕之
姦臣不知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為何如主也臣非
不知謝事高蹈獲勇退之名隱惡苟全養壽命之
道何乃自苦如此蓋既以身許國則死亦人之所
不免耳而况於毒民以逞誠非細故可隱忍自全
以貽主上之憂乎臣非不知儉人無才不足以動
人主一為所動非踈逃之臣未孚之言所能離也
然進言在臣聽言在君不敢逾賭其不聽而不進
也臣非不知左右援立皆其深締之腹心一言浸
潤密啓妄竇刀鋸伏焉臣亦盡其職焉耳其他不
遑顧也臣非不知嵩之數十假子待嵩而舉火一
苞或去諸藁安附則所以為竊符之救井石之下
者不知其凡幾也臣既為枕上之肉其後不遑恤
也臣非不知錢至百萬可以通神以彼之富為願
指氣使臣無死所矣臣雖握粟又何計焉臣父母
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膝下樂其妻孥之為
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妻子零丁孤苦有甚於

天下臣民罹嵩之害者然時事至此殊非太平之象將為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經林木有甚於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言猶為不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甚於臣之生也臣以一死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之安顧不為與夫嵩之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固也其所以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無厭者嵩能持之入地下乎為後計也臣亦人也寧無計後之心而犯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姦以死必不可生之辱雖後亦不遑計者良以世受恩榮作養之遠每欲捐軀以報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而當言不言也哉臣犬馬之誠誓不隨綴班行之後以累平明之治伏乞俯鑒臣言將嵩速賜罷黜以謝天下並寃臣不當許大臣之罪以謝嚴嵩則臣鄰幸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為百官之長四司為衡鑑之公衡不平則輕重或得以消其等鑑不空則妍媸或容以逃其形此進退人才之根而古今理亂之源尤不可使一壬人廁乎其間者也萬家既以奔競而為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法干紀肆行無忌公禮私覲明受不辭遂使中外唾罵賢愚共怒號私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三

宅為金帛之府聞京師有小萬之謠夫以嵩之奸佞欺負而案又以邪僻濟之則其寵賂之彰國家之敗臣不知其所終矣且朝覲在邇冠裳咸集以此巧人僞夫必善潛要詐索亦不可一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伏乞勅下該部并將萬家亟為罷斥別選正人以充新任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矣程維稭請均加餉疏謹奏為全楚派額甚懇乞聖明軫念窮宇亟賜裁處惠一方以緩四國事臣本賤儒備員下吏在班行不過么麼論事寄止於籩豆分何敢言職何足言屬者聖天子龍飛都禹績者以歲事辟臣追隨群宰附於載見求章之誼仰觀日表鳳姿幾幸有躍躍欲吐者然於古計吏或對便殿或賜筆札俱塵清問陳疾苦今皇上千載一時正小臣可言之會也抑臣竊聞明主可與為忠言臣舍其職即何言溺其職固非忠也則亦就臣所居之地述臣所營之艱請得盡言而無誅耳臣所領景陵為獻帝剪桐之邦世廟潛龍之邸其間民瘼二祖精靈實式憑之景陵地處漢濱適當陵阜竟處桑滄輒成滄瀦而自荆築沙

洋河不西泛而東徙潛開泗港河不曲走而直衝
遂無不災之年半是不耕之土今城西南縈環百
里間荏苒如菁沙蹟如邊淒然可念凡河伯所割
據固千百年賦區也欲攝而問其額租一葉隨風
者猶是順民群聚嘯呼者大有途志積抗藪奸非
一旦暮矣亦緣世廟南巡時派協良多事已而例
仍不減既一困之乃至田已贍潞糧不盡隨苦攤
民畝已重又重且二困之於是逃亡浸衆影射無
算實三困之所以年來逋案如山逋檄如雨考成
之吏寥寥交阨而窘此耳柰何四十八年之加餉
派至一萬七千之加餉祇問石田耳臣受事以來所
若一萬七千之加餉祇問石田耳臣受事以來所
追之糧不止寅欠而卯曳所追之期每以辰出而
戌停所追之民多是趙甲而錢乙籍無主名田無
實稅桎梏充衢冤號徹旦臣既負所學而甘爲催
科之臣民實輕厥生而甘爲胥戕之民正徵帶徵
左折右折而餉數又逼矣刻民之肉擢民之筋斷
難應此倍蓰禡令之官馘令之項亦何濟於軍需
况前年半災去年全災粒菽不救請蠲未報卽恐
有怒目而蠕動者大可隱也臣非不知四郊多壘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古

此乾坤何等時皇上其不以黑子之區變法爲海
內倡也亦明矣然他省餉盈十萬而楚省七十萬
豈謂楚地殷哉誅茅依渚風雨不蔽者彌望矣豈
謂楚地殷哉誅茅依渚風雨不蔽者彌望矣豈謂
楚民好義哉其風壯烈其俗健訟士噪民噪兵噪
屢見告矣若楚賦之原重臣不及詳而據見在之加
協景陵特其最耳臣愚妄意廟堂主計第當依糧
起例通計楚額而均權之五燕六雀適得其平而
又不虧於成數此狂瞽之勦說計無出此若堅持
稅畝之說楚畝除淵沉而外有菰蔞沙塲不值一
文錢者有售陌連阡不償一歲派者將能得之鬼
輸而神運乎哉勝國二奸皆汚籍而景產萬一遊
釜之魚盜弄於潢池令一身耳所不遑恤後來當
大費手也臣痼瘕二載荷恩瓦全謬謂加餉一節
本國家萬不得已之權而昨日募兵今日促餉苛
矣饒鄉哀此瘠里立見全楚之蕭條而景之無子
遺矣縱未至蝸蟻羨沸繹騷陵寢使噏箕揭斗之
衆垂象名都銷沉王氣二祖於昭之神安乎不安
乎睿衷念此必有惻然而動其隱者臣愚闇不識
忌諱昧死上聞倘蒙光明燭照亟下所司通融分

數顯示均役無筋重輕酌議楚餉大蠲景餉則陵
宮安而楚安楚安而天下舉安臣雖斥譴有餘榮
也臣不勝惶
悚待命之至
郭正域直陳楚藩行勘始末疏 今年二月

臣尚在翰林院掌院事通政司沈子木至臣寓邸
謂臣曰楚府儀賓袁渙等持宗室華越疏來奏楚
王首相沈老先生堅不欲上而袁渙等苦告不去
臣應以不知子木謂取原疏來看臣對以不願與
聞又月餘而臣始奉旨署部事楚王來奏華越矣
奉聖旨覽王奏惡宗罪狀多端各部院參看來說
欽此值四月初一日日食閣臣赴部救護首相沈
一貫問臣楚事臣應之曰聞宗室先有疏至矣通
政未之上也惟當行撫按勘問時三輔臣皆然臨
別時一貫復私向臣耳語曰貴部復本請無言通
政匿疏事又繼此而宗室華越至矣仍赴部併各
處訴告臣照舊例送會同館羈留甫半日而通政
司票有華越赴司改換月日以疏上聞候旨未下
華越投揭臣部大畧謂邀截實封廣行賄賂等情
臣當批儀司案候又思祖宗之法宗室無久住京
師之理時華越已住一月矣臣隨上疏請旨處分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五

令越去奉聖旨華越係楚屬宗如何結集群黨輒
參正王以小犯大豈得公論該部院會同該科參
看來說欽此臣以為事情重大自當行勘隨與一
貫言之乃一貫再三怒阻謂親王不當勘問但當
體訪臣應之曰臣與楚王宗室同城而居一有偏
徇禍且不測事關宗社不宜朦朧了事若不行勘
科道官言之一貫冷笑向臣曰科道斷不言也臣
之請勘蓋部中事體未有不勘而竟自處分者也
未有不勘而竟自停閣者也不勘則楚王之跡不
明不勘則各宗之罪不定今一貫先時於王疏則
以為當勘而今於各宗之疏則以為不當勘亦何
以服天下之心乎夫行勘在部中聽斷在地方處
分在皇上臣何與之有既而奉聖旨這事情屢有
明旨你們既已會同參勘着行與該撫按從公悉
心勘問明白具奏欽此臣又行文間楚王令校尉
夏槐持一帖送臣壽儀百兩囑臣曲庇許臣萬金
臣以書復之曰貴府事但奉國法而行尊貶毫不
敢傾也屏其來人不許再見當時即欲發覺緣楚
事正在疑懼之中難以張皇恐涉好名有傷雅道
又數月而湖廣撫按會勘疏至矣奉聖旨這事情

關係重大禮部還會同都察院看議來說欽此不
數日楚王辯疏又至矣奉聖旨覽王奏辯事情與
前撫按勘報尚有異同還着九卿科道從公看議
來說欽此諸臣之見大略責成撫按者俱多計各
議單不下萬言例該即日奏不敢粘緩遂不能
一抄騰上煩御覽臣部謹括大旨而已隨將各
單用印鈐記次日仍令該司抄騰數本分送各部
其事之始末如此臣今將華越原揭楚王禮帖上
呈御覽夫沈子木之匿疏也則謂一貫主之也不
知一貫何意也既一貫力不欲勘也不知又何意
也臣竊以為事無大小皆當上聞而一貫乃有不
欲上聞者事無大小皆當付是非於天下聽皇上
處分而一貫乃欲以其意為行止臣不意皇上以
腹心待一貫而一貫乃不以腹心事皇上也以上
諸語臣可與一貫面質何敢欺誑皇上試謂此等
大事當匿乎不當匿乎當勘乎不當勘乎誰敢於
二三千之外冒昧擔當乎蓋自臣不受一貫之
命必知有今日矣今聞御史康丕揚疏雖不言臣
而意似疑臣楚王前後三疏無一語疑臣楚中無
一人疑臣不知疑之所從起也使臣果可疑也楚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六

王能不言乎事若反坐華越二十九人能不怨乎
皇上試問撫按併在事司道府縣諸臣有一事相
關豈能為臣隱乎恐諸臣各有入品各有良心不
可以願指氣使也獨臣行能淺薄不足服人又每
事過持皆足取怨如近來不與人諡與奪人之諡
皆不過為皇上守法耳乃一貫之恨臣深矣臣一
日不去將無死所臣以守法而去官臣有餘榮矣
伏乞皇上放臣歸里以謝一貫諸臣不勝感激之
至

樊玉衡再請建儲疏

為冊典垂成異議復出天

明深惟宗社至計早正儲位並舉藩封以貽萬世
治安事皇長子之必為太子也天下所共知也我
皇上平日雖間有難色然不過曰待其稍長再遲
一年初未嘗有所謂留侍中宮之說今天地祖宗
垂精儲思於上四海臣民延頸企踵於下萬口一
辭想見冊立而忽然藉口於立嫡之訓以脫手於
親王之封我皇上之謀雖工而人心愈不敢信皇
上之說雖辯而人心愈不敢從天下耳目豈能盡
塗乎臣試揣我皇上之心不過曰此均吾子耳長
幼已定名分自存冊為太子固當為天下主封為

親王亦不妨為天下主彼群臣汲汲皇皇何為者
不知千石之重加銖兩而移况今皇貴妃專寵宮
闈眾共指目天下人心能信我皇上之無意而不
能不疑貴妃之有意能信我皇上之無他而不能
見利而合異日事勢其能逆觀我皇上何不一割
衽席之愛而貽宗社無疆之休耶且輔臣志舉臣
位皆我皇上新拔之夢卜之中而元輔錫爵又獨
際君臣魚水之遇四海仰望在此一舉相與唯唯
諾諾展轉附和陰詡嬖幸之蠱邪陽塗輿師之視
聽顯邀翼戴之虛譽暗市觀望之私恩成受其榮
敗不與禍李克之中立將見於今鮑牧之誰非又
在其後彼時臣子雖復捐軀決脰何補毫毛臣不
知此三臣者何以謝天下而皇上亦安用此三臣
為也臣竊為皇上今日計誠無難者冊立太子是
二十年之旨也併封親王是今日之諭也我皇上
兩信而俱行之抑宮壺之私昵奪乾剛之獨斷皇
長子照舊冊立皇第三子第五子一併封王將見
根本固而枝葉立茂億萬年
磐石之業其孰加於此哉
吳裕中劾次輔丁紹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七

軾疏為朝廷恩禮不薄輔臣黨惡有據敢冒陳愚
事次輔丁紹軾本一奸邪巧令小人其入閣一疏

矢口經濟大率謂人人騙官事事墮實有題目而
無文章臣初怒焉心折以為或出忠愛近被臣同
官趙應昌有言乃輒具疏求去至再至三伴喜伴
怒巧作如簧之波陰結倚叢之局而其人之中藏
已逼露矣如明旨中口快心直四字不過為次輔
解嘲存體之言紹軾次疏千喜萬喜感皇上賜此
一語亦既以為特達之知又曰何嘗盡直曰開口
幾何豈贊襄四月來尚有匿腸尚爾捫舌乎抑以
為皇上之知遇有未深而圖像有未肖也至皇上
遣官諭留恩禮備加或者謂大臣之用心非眾人
之可識乃三疏口口聲聲咬定題目重復發揮只
謂緣馬世龍而去可謝天下可報皇上夫世龍一
操戈擐甲之武臣耳世龍之去留何足以謝天下
何足以報皇上當今內有客魏之交通外有崔田
之暴橫人情慘於蝸蟻國勢危若累卵如此重大
題日紹軾絕口不肯言不敢言揆席文章僅借輕
描淡寫之世龍以塞責真有不可解者從來邪正

消長之界多由大臣依違苟且遂成莫挽之勢方
今善類幾空邪焰彌熾所稱受特達恩遇以又安
宗社者其道安在是騙官者次輔隳實者次輔有
題目而無文章者次輔悞國欺君莫此為甚尚爾
播弄唇舌噤噤啾啾此臣所中夜腐心憤不顧軀
而未敢緘默自己者也伏乞皇上立賜乾斷蚤斥
紹軾則政本之地擴然肅清從此創懾羣奸保全
善類則國是尚有可為之機天心尚有可回之路
民生幸甚宗祏幸甚臣得從龍逢比干於
地下所其心矣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李若愚

請誅魏黨許顯純等七錦衣疏

為罪狀久明而罪律未協故國法屈

而不伸殺運已過而殺機尚留故戾氣鬱而弗宣
伏望皇上大奮乾剛以答天意以謝忠魂事臣刑
官也在刑言刑竊以法者天下之平也八辟八議
五禁五戒實助於虞周易之噬嗑先王以明罰勅
法法者人主所受於天雖天子不得以意出入也
臣嘗為理官六年矣每斷死獄輒撫案流涕筆欲
下而止者三今亦何忍以過求於人然法之所在
聽者不得蔽也今日之刑孰有大於許顯純等一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六

案而自冬洎夏久不決也夫寇賊姦宄四者諸犯
備有之五辭之未陳歟五聽之未麗歟五疑之未
釋歟五疵之未捐歟悲夫悲夫途瑤之睥睨神器
也路人知之羽翼成矣盜帑藏擅封爵皆其小者
也初發難實自楊漣二十四罪疏始崔呈秀一輩
奸黨為之謀主勸其以威劫士大夫而箝其口封
豕長蛇布滿朝市羅鉗吉網搜及山林而許顯純
田爾耕張體乾崔應元高守謙孫雲鶴楊寰諸劊
子手鼓屠刀而進一落其手立見頭足異處肢體
寸解除炮烙鋸剉外楊漣左光斗等以割舌鑿齒
死魏大中繆昌期周宗建周朝瑞等以拔肋剖脇
死黃尊素李應昇袁化中顧大章王之宗等以剔
腸潰尻死諸如此刑具臣不知出自何例造自何
代見者腐心聞者酸骨至今念之猶令人泣盡而
繼以血也皇上在潛邸或亦聞其一二矣臣讀史
周興來俊臣輩殺人如草菅李林甫起大獄誣陷
韋堅李邕等皆一時名臣天下冤之今日之事將
無同歟而何不亦令若輩入甕中也嗟乎諸臣不
死後世必謂某年某時大璫謀逆朝士無一死節
者祀宗三百年養士之報安在漣等因死而傳其

名者忠賢爲之也然忠賢止自領其大逆無道律連等之死忠賢爲主使人而顯純等實爲下手人重僂主使而寬假下手誰氏例也謹按大明律一款一人殺三命者凌剝不待時今許顯純一手殺忠義士十五人矣如殺楊漣左光斗周起元王之案四大臣比殺常人更加一等而高攀龍以逮死趙南星以戍死蘓繼歐以縊死劉鐸以西市死吳裕中萬燦以杖死又不與焉臣意此諸克者既下法司當照殺三命以上例凌剝立刻寸磔於市以謝天下猶恨其晚若止含糊奏報以圖結局臣恐梧丘有夜哭之鬼也前番擬許顯純決不待時舉朝闕然正謂其與律不協也昨河南司會審止許顯純擬決猶然前案未改也如明旨何其可償諸忠臣命乎若張體乾殺劉鐸一事斬於西市者六人則體乾亦自應與許顯純等同科他尚有優游原籍久不解究者更可異也殺人如此而猶聽其失出人之稱斯辟也者其謂之何又奚惑乎蘊隆蟲蟲而沴鬱不散也漢臣有言烹弘羊天乃雨若朝磔顯純輩而其霖不夕沛者請治臣罪以謝蒼生臣竊見皇上憂勞百姓勤勤懇懇所以爲閭閻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九

請命甚切而天澤不需天意不應舉國疑之僉以爲其咎在此故敢據職掌極切言之又知諸權奸之將剝刃於臣腹矣臣爲法司義當死官何疑何懼抑臣猶有憂也聞諸道路諸逆黨實繁有徒郎金吾一堂半屬魏忠賢家僕迄今虎而冠者尚不下十百輩也可不爲寒心乎嗟乎得臣猶在憂猶未歇蕭牆肘腋間皇上未見其形須察其影臣言及此五內如崩矣所謂殺運已過而殺機尚留者或亦有不能盡載於書者歟臣恐諸大臣之未得安枕臥也易之盡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君子以思患預防之說在張柬之之誅亂可鑒也敢爲諸大臣一誦之易之巽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君子以申命行事其說在晉文公之返國可鑒也敢爲我皇上一誦之

請補楚中三忠貞

謚典疏 爲易名一代大典褒德千秋盛事謹據會典特舉幽貞事臣竊惟世運剝復全繫人心人心邪正祇賴名教人心者巨扶宇宙之具謚法者春秋義也大夫沒則請所以易其名者其制昉於周公而定於沈約杜預蘇洵諸名臣或以全德名或以一事名貞福惠謬正不妨褒刺並見夫

法有賞罰一時之榮辱也謚有貞醜萬世之榮辱也一時之榮辱甚輕萬世之榮辱甚重我國家鄭重其議五年一舉行綦嚴矣然議者多拘攣守文不從名教起念高賢湮沒不傳者比比而是往徐師魯建議止覈人品高下不拘官品泉壤始稍稍生色矣大明會典一款實云官品未高勤事死義例得特謚臣考本朝以四品謚者魯文恪是也以知縣謚者鄧文簡是也鍾同以御史贈大理丞謚矣楊繼盛以員外贈太常卿謚矣何遵以主事贈尚寶卿謚矣陳選以布政贈光祿卿謚矣沈鍊以經歷贈光祿少卿謚矣近議鄒智以州吏目補謚矣楊源以五官監補謚矣何得以官品高下而廢勸懲大典也近奉明旨咨訪謚冊發單會議臣楚人也例得言其鄉先正頃如楊漣首發逆謀精忠大節已蒙皇上鑒錄先是給事中李沂抗疏擊大璫杖闕下給事中孟養浩抗疏請冊立杖闕下一段義烈俱載萬曆實錄中秉禮諸臣能任之維據臣所耳而目之可表可傳者楚有三大賢公論久定祇以官爵未顯議者闕焉臣敢據赤以聞故戶部員外郎漢川張緒清操苦節胡威劉渙一流人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二十

而風節不減薛仁輔惠政不減陸九淵緒風與張居正友及柄政不少遜終始以忠告相匡其力拒故人巡撫一語至今在海內名人口居然孫覺錢顛矣林居二十年孜孜以講明正學成就人才爲急遠近謂程明道再見晚節上疏乞代師李材死中外義之跡其一二真足廉頑立懦史臣焦竑傳之以告四方而幽芳徒抱嘉名未錫識者恨之故崑山縣知縣黃岡樊玉衝爲諸生便有徐穉非力不食梁鴻不肯因人熱風節起家兩劇邑家無石儲身無完衣苦節孤詣一肖其師張緒九年滿以吏禮兵啓事皆不報父病乞身歸竟以孝死學臣董其昌表曰孝介先生銓臣王士騏誌其墓禮臣郭正域紀其傳至今兩邑尸祝之種種芳猷鄒志完陳瑩中不是過也公議已僉同矣而以官卑不爲請不有知縣鄧文簡例歟故長興縣知縣贈太僕少卿黃梅石有恒清操卓識有膽有骨爲令發奸摘伏澡身礪節治平爲兩浙最壬戌偵知葉朗生謀逆聞於撫臣得先發一日擒其魁請於朝立磔之不爾則吳越半壁皆震矣逆黨乘元旦拜萬壽禮突執有恒以報前憤欲因而起兵且逼奪其

城印有恒曰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殺即殺耳朝廷倉庫城池不是我買命物也遂遇害中外咸謂張巡許遠後身今世何得有此社稷臣蒙上贈且卹矣而易名大典方在會議臣有恒友也應爲之請自反此心可對君父臣不愧矣皇上若以臣爲讐言請徵諸左驗張緒仕留都日久大節清風今留都人仕中朝者余大成方孔炤等可訪而証也樊玉衝歷中州三吳治蹟最著今三吳中州京朝官多矣劉可法顧錫疇等可訪而証也石有恒死節始末大司馬王洽撫浙時嘗列其狀以聞現在朝端可訪而証也其可令此三臣者姓字不一耀於春秋也伏望皇上下該部一照會典從公咨議簪筆之臣速定所以易其名者勿以官階不高而格之世教人心所補禪大矣

廟謚併錄諸死節臣疏

爲補曠世之逸典以慰高皇帝在天之靈事昔周孝

王之承統也以叔而繼其任也漢宣帝之承統也以孫而禰其祖也若一切取忌諱勿動爲大而已昭帝不乃戾太子仇歟而宣帝帝之者何居此固帝王大公無私之舉動也高皇帝洪武四年立歷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三

代帝王廟擇歷代名臣三十五人從祀異代之主且祀之天潢嫡子不忍獨斬其血食可知也矣異代之臣且祀之本朝名臣不忍久湮其忠節可知也矣臣竊謂建文年號必不可不復也當議也建文廟謚必不可不補也當議也遜國諸死節臣必不可不錄也當議也然非遇我皇上至仁至孝度越今古臣亦不敢議也建文在位四年敬天愛民崇儒納諫無一失德事祇因誤用漢削七國計以及於難悲夫不有廢也其何以興文皇帝既定鼎問朝臣堊建文禮學士王景言宜用天子禮文皇帝特從其議益長陵碑文猶書其沒曰崩稱建文云今夫建文於高皇帝則懿孫也於仁宗則從兄也於宣宗則叔父也於列宗賢皇上皆族祖也比異代主親疎懸矣若之何併其年號削之也往者神廟俞修建文實錄詔復其年號併祀遜國諸臣一時忠臣義士莫不舉手加額至今闕下久不行何也高皇帝在天之靈恫乎有餘愴矣不寧唯是廟謚亦當議焉不有周懿王漢昭帝例在歟今大內卽不便設廟宜於留都太廟寢殿後別建一廟如祧廟制世供其祀不亦情禮兩安歟伏惟皇上

力主其裁頒告天下使後世知皇上尊祖敬宗之意史冊且傳為絕代佳事臣為諸生時每讀遜國死節諸臣狀喟然嘆曰高皇帝數十年造士作人培此一段忠義為後來用何其盛也永樂元年陳瑛請治諸臣罪文皇帝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上又語楊榮曰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則諸臣精忠已久在文皇帝鑒宥中矣弘治時給事吳世忠請祠方孝儒諸臣事雖未行朝議避之嘉靖中言阻之議遂中格臣嘗私輯闡幽錄一書請為皇上縷列其名文臣則方孝儒齊泰鐵鉉陳迪暴昭黃觀卓敬練子寧王叔英王良周是修黃鉞楊福龔泰魯鳳韶程本立姚善陳彥回劉璟顏伯瑋胡先晏璧顏珏顏有為鄭恕備福黃子澄張昺湯宗葛誠余逢辰張統侯太毛太盧迴郭任黃魁陳植徐垕胡子昭景清茅大芳陳性善胡閏盧原質廖昇鄒瑾劉端王高戴德彝彭與明程濟陳繼之韓永董鏞葉希賢魏冕王度其霖高翔王彬韓郁高巍鄭公智錢芹巨敬黃彥清王良宋徵劉伯完鄭居貞鄭叔貞胡子義林嘉猷王璉葉仲惠黃希范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三

孫鎮程通蔡運劉亨衛健陳思賢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王省王禎唐子清鄭華周縉黃謙盧振牛景元周璿謝景朱寧龔翊劉政高賢寧梁田玉梁良玉何申宋和郭節梁良用梁中節何洲郭良王紳王稔唐愚士魏澤王賓韓奕俞貞木史侍書俱有爵里事跡載在史乘可考也又有松江同知雪菴和尚河西傭磨鏡者老補鍋馮翁東湖樵夫諸君子史祇載其不屈遁跡梗概併姓名不傳矣又豈非千古一沉痛歟武臣除徐輝祖已世受國恩外則廖鏞謝貴彭二馬宣朱鑑卜萬瞿能宋忠余瑱彭聚孫泰莊得陳質楚智孫岳張皂旗剛宋瑄張倫魯濬楊本王資趙諒倪諒周拱元梅殷耿璿耿獻亦俱有爵里事跡載在史乘可考也餘發蒙振落不足齒矣考其年諸將死節者視方鐵輩稍稍遜焉豈武人不讀聖賢書忠義血性獨少歟抑天固嗇之歟臣不敢知然以臣所聞一百四十八人忠肝義膽縱塗膏塵葬隕身鼎鑊猶堪與日月爭光柰何聖明之世令其與草木同腐朽也如高皇帝造士意何又何以教天下忠也望皇上下禮官查議如臣言不謬擇其尤表

著者配享建文祧廟其餘行各處提學官祀於學宮訪有子孫給以衣巾世守其烝嘗使鄉里猶指名之曰此某忠臣裔也則所以厲世磨鈍者勝於華衮三錫多矣嗟乎假若魏忠賢事成何來稱功誦德輩求能為方孝孺練子寧諸人者罕矣九原如可作也吾誰與歸皇上赦臣臣生固幸皇上戮臣臣死亦幸矣

楚二社稷臣疏為社稷之大功未明紀年之史牒不光祈憫忠魂以

光信史以正告萬世事臣楚人也楚世傳三閭大夫忠義寧玉碎毋瓦全寧烈死毋佞生其俗然矣臣竊跡近事則有張居正楊漣其人焜耀相望於數十年間足可並千秋不朽而一以負謗沒世一以擊賊隕身臣嘗從里中父老與海內士大夫及仕壬午以前者稱說居正輔神廟十年間事甚確居正死四十餘年莫敢列其功烈今禮臣羅喻義始言之托孤始末具載喻義疏中皇上亦既憐而察之矣若楊漣其社稷諸大功正不在居正下言者祇陳其忠烈慘死狀而未一及其定策勘難始末是後死者之罪也長安曾諠傳李若愚係楊漣死友一語今朝士咸指臣曰楊漣友矣臣實未與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三

漣友也臣之友陳愚友之陳愚於漣有程嬰杵臼義方困於公車不能言也臣宜代之言何者知漣之深者莫如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皇上已恤漣矣已知漣矣臣復何言但當年一腔熱血未經說明國史野乘所傳異辭漣目不瞑於地下也漣受光宗遺詔猶居正之受穆廟顧命也晏嬰有言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漣之謂矣嗟乎逆璫謀移社稷矣是欲為操莽所為者也崔呈秀一輩亦非上官子蘭比皇上不見其儼然九錫歟不見其越五等封爵而上之歟不見其布諸腹心大璫於漣運咽喉地歟不遣諸璫遍握兵戶兩當事歟其謀已定於甲子以前其後三王同出九鼎一綫皇上在潛邸若輩不啻舉玉玦以示者三由今思之假設非楊漣二十四罪一疏瞻烏爰止於誰之屋祇因有此博浪一椎激發天下忠臣義士氣賊望顛莫支遷延以至數年聖人一出百靈擁護神器不震鐘組亡恙是鬼神實不逞於逆璫而假手於漣也漣可不謂社稷臣歟臣更列其兩朝登極時事一數於我皇上前且以告後之秉董狐筆者當神廟不豫光宗不得入侍疾事急矣漣時

爲給事中率百官問疾請輔臣宿閣中引文彥博
訶史志聰故事爲例力請入侍夜無輕出光宗諒
闇奉遺詔下考選撤奄稅出諸章奏留中者皆連
主之也封后議起天下事益岌岌矣連上疏力爭
且請遺詔中首舉冊立連又同諸大臣疏乞願謹
內臣奉皇長子居慈慶宮有機在防微事貴慎始
一疏今在御府可按也光宗聞奏語太子此汝忠
臣特召連同閣剖大臣入對詳在庚申實錄中是
日上目屬連等者再連蓋簡在帝心矣光宗賓天
連趣閣部大臣伏乾清宮闈人格不令入連攘臂
大詬曰皇帝晏駕太子安在汝曹隔大臣宮外欲
何爲闈人却連與諸大臣得入慟哭急請見太子
三四始出諸臣呼萬歲連促閣臣劉一燝韓爌奉
熹宗左右手出乾清宮時內豎尚有大呼小主轉
者連且格且訶之群臣咋舌因奉熹宗入慈慶宮
冢臣周嘉謨奏殿下天地神人主朝夕視奠必臣
等至方敢行連指王安石曰先帝選擇使汝須察上
飲食動定必以告其不共命國有常刑連因自宿
宮門外伺察非常五日鬚盡白舉國僉謂連於此
日功難堪矣移宮一疏千古大義也而奸輩反以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二十六

爲口實連亦自是引疾歸矣癸亥起連內臺連力
引諸正人滿要津而旁觀者益側目云會途璫恣
橫日甚一日將危社稷連恐負光宗願命誓以死
報而二十四罪疏入是時連已義不顧身矣忠賢
既殺連白氣亘天者三日臣考正統間監國廢儲
事部郎章綸以死爭之身備五刑沉犴狴數年復
辟後陞禮部侍郎綸死特贈禮部尚書謚恭毅全
錄其子是時御史鍾同亦以廢儲爭杖死朝廷後
錄其二子皆爲京朝官連之功之死不與二臣同
歟而贈官且吝一尚書銜卽蔭一子入監亦僅視
三品官老死牖下者例如社稷諸大功何恐亦未
愜我皇上憐恤忠節意也臣爲社稷言爾非爲一
人言也今張居正功已明原贈原謚俱在無事更
議矣其諸孫被禍負薪令人酸楚聞其才多可錄
者合查當年廢典盡還之猶未足償其社稷功也
居正亦可含咲入地矣獨連大功未明贈恤未稱
不嫌續諸臣後一哀訴我皇上前也伏望皇上推
憐居正德意將連始末細賜電察下部照章綸例
贈尚書加錄其子得比鍾同勿令止與老死
牖下者埒則史冊有餘光而忠臣無覆盆矣歐陽

東鳳拯援水災疏

惟君之有民猶父之有子相依為命猶元首之有四肢相待而

存故一指痛則元首岑岑若弊一子病則父母遑遑靡寧况痛多於一指病濱於死亡其委頓倉皇之狀不知又當何如也興化一邑僻在海隅視萬重之天關邈然不相及而以當於一指一子之義諒亦皇上所甚隱也頃者大水困城閭閻騷然十九懼死賴皇上從諸臣之請霈然下蠲賑之詔視他處有加德澤誠渥然獨舊逋矣而新租未除寬存留矣而起運如故臣亦知秋災現在勘議皇上非常之恩或有所待顧小民身處湯火以日為歲望皇上拯援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恨不旦暮遇之此何等情狀而尚可以揖讓雍容處之也臣又知江北州邑被水者衆何獨喋喋以自干斧鉞顧他邑或有豐年而興化則永為歉歲他邑猶存高原而興化則盡為洿池他邑僅渰阡陌而興化則殃及廬舍他邑之水旬日可消而興化則滙為巨浸即今受水已三月所矣遍觀鄉村週遭二百餘里竟成湖海而橫目之民悉為魚鱉即有僅存子遺或移居城頭或借棲佛舍或結葑水而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三

叫號波濤之中或繫舟樹杪而薰蒸風日之下欲刈草而無草可刈欲罾魚而無魚可罾欲賣兒而誰買其兒欲鬻田而誰受其田有屋者折屋賣其薪有牛者殺牛賣其骨醫瘡剮肉苟延旦夕今日如此明日何以為策今月如此來月何以為生婦子相泣莫非其命此何等光景尚可以他邑例之也臣即不肖奉皇上德意院司檄文非不孜孜矻矻救死扶傷然平糴而所糴者幾何勸借而所借者幾何發稻而所發者幾何賑粥而所賑者幾何瘡痍何時可復沮洳何時可遠耕藝何時可興蚤夜思維黔驢之技已竭而涸瘵無補臣愚以為當此之時惟有官民相安無事則現在遺黎或可須臾勿致流徙若復追併錢糧則輸納後期不足為異逃亡接踵不足為憂臣所大恐者綠林赤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此頻遭饑饉疾疫稅歛窮困無聊之衆耳萬一東嘯西聚日滋月蔓乃始勞心安集不亦難哉雖聖明在上萬萬無此然亦不可不慮也臣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拖欠漕折鳳陽軍餉馬草四司等銀凡一萬五千餘兩以豐年所不能供之全稅而取盈於大禮之凶歲臣知

其必不能也卽今漕糧三萬二千八百石有奇無論本色亦無論改折七錢卽以五錢計之便當折銀一萬六千兩餘以大州邑所不能當之重賦誅求於彈丸之窮邑臣又知其必不能也昔堯舜之世洪水已平而充賦猶寬以十有三載文景之朝方成殷富而屢詔除田租之半我皇上仁聖當御節愛爲心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屑文景之盛而今天下之有一興化卽唐虞之時之有一交也臣愚以爲運餉馬草四司鳳陽等銀無論舊逋新租存留起運凡未完者似當盡行蠲免其漕折銀兩雖不可盡蠲亦當寬假三五年之後俟瘡痍已起或值豐收始盡力帶徵不然則有隆慶二三年抵借事例可援是在司國計者一查議之耳或謂蠲停過侈恐他州邑援例以請不知乾坤之間四海之內水患連仍如興化者寧有幾處而孰敢妄意援請也且興化非獨苦水也又苦糧重夫揚州一府爲州縣者十而興化特居其一是疆域之大小不侔也一府凡七百餘里而興化僅六十二里是戶口之殷耗不侔也一府共田一十三萬三千三百餘頃而興化僅二萬餘頃是田地之多寡不侔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三

也九州縣俱處上游而興化獨居釜底是等則之上下不侔也使則壤而賦則民猶可支乃概府陞科每頃不過六斗而興化獨至二石二斗縣府額糧不過六斗而興化獨至二石二斗縣府額糧不過二十萬六千石有零而興化則五萬二千石而餘概府漕米不過九萬七千石有零而興化則三萬二千而餘是總論額稅則居一府四之一專論漕糧則居一府三之一矣巨屢與小屢同價麻縷與絲絮共論然且不可今反倒行而倍取之欲民勿困得乎先是今督撫李尹興化時目擊民艱具奏均攤併請抵換不意牽於成法竟爾寢閣斯民陽九百六之運抑何厄也臣今就中酌量議均攤則開紛擾之門議抵換則滋聚訟之端不得已而求黃葉止啼之一術則惟有歸復協濟而已蓋興化僻處一隅雖免迎送夫馬之苦然而錢糧偏重則其苦已十倍於江儀高寶等處不翅相當而已乃復派協濟各驛館水夫等銀一千四百餘兩是本縣無衝要之名而有衝要之實然則本縣偏重之糧其誰協濟之臣愚以爲協濟各驛銀兩宜盡免派協濟江儀者卽派於江儀協濟高寶者卽派

於高寶以各州縣應徵之銀還之各州縣此不過與各州縣求其平非欲興化獨享其逸於理甚順於情甚安固今日所當急議者也至於宣洩水患則石碓口爲趨海之間而旁邑不無復阻之計芒稻河爲入江之路亦有成議而當事難爲無米之炊闔邑士民引領茲舉有如饑渴何可不速爲議處而使斯民紛紛嗷嗷竟無虛日急急遑遑終無生望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欲默不能者也夫臣賤有司也越分妄言自知無所逃刑顧撫任一方之寄爲一方請命於皇上臣受一邑之寄爲一邑請命於皇上位有高下忠無兩心伏乞皇上俯念垂亡赤子勅下該部破格勘議仍乞正臣位卑言事之罪卽加誅戮如一螻蟻無足顧惜若棄忽臣言而不一省憂則亦民之命也臣又何言而民又將誰望耶臣冒于天威不勝望闕叩禱戰慄悚惶之至

楊漣慎操威福疏 竊惟予奪帝王御世之大權也是非可否士君子持身之大義也權之所在人主可以行令義之所在匹夫可以行意是故書曰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記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三

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言帝王不可以意爲喜怒也况乎喜怒不出於一人之意而在旁在廷各以其意自爲喜怒哉東廠太監魏忠賢怙勢作威朋奸亂政四年於茲先是滿朝大小臣工交章請劍皇上不卽震怒貸以不死且爲之杖御史林汝翥矣且爲之殺屯卽萬燦矣廷臣方欲赴闕叩閣以求聖心轉悟伏念齒馬投鼠事不可磯隱忍包含俟其悔禍數月以來寂然靜聽而忠賢亦稍稍斂戢閣中傳宣漸稀方幸其洗腸滌胃嘉與自新詎意包藏禍心乘間報復借覆山西巡撫一事大發難端降吏科都魏大中矣文選員外夏嘉遇矣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上疏自列勒令回籍矣併降申救科臣沈惟炳矣又降申救科臣許譽卿矣數日之間內降斜封層見疊出問之閣臣閣臣不知也甚至旨下而閣臣猶然不知也且公然大言於衆曰不知何妨也是何忠賢大膽如此極哉彼不過託言聖怒云耳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法度者祖宗之法度也皇上亦在祖宗法度之中卽欲私喜一人私怒一人不可得柰何皇上不自爲喜怒以忠賢之喜怒爲喜怒忠賢又不自爲

喜怒以外廷之恩怨爲喜怒哉從此絲綸不必設閣臣黜降不必設部曹是非不必設臺諫止憑忠賢一手躬定太平而附忠賢者不得志於清議日借助於忠賢暗進百官之圖明註黨人之籍又爲之激怒曰某某將不利於伊也此輩好名多捨不得官更捨不得死不降不怕不杖不止來一箇處一箇再打幾箇管取無人敢一開口忠賢認以爲真遂寶其言以爲聖書不問世間何者爲善但與我善者卽是善人不問世間何者爲惡但與我惡者卽是惡人朝取一人焉逐之暮取一人焉逐之始猶小臣漸及大臣矣始猶斥逐漸及殺戮矣祇知快私人之忿怒不顧損皇上之盛名祇知咨一已之兇橫不顧剝宗社之元氣臣恐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之人材不堪忠賢一朝之芟刈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不當忠賢一朝之斷送也忠賢又動稱皇上法世廟初政以恐嚇士大夫夫世廟躬攬乾綱首定大禮其所議之禮政宗廟朝廷之禮也羣臣爭執聖心仁孝具在明倫大典一書而當年盡罷各鎮守終世廟之朝絕無內官干豫政事而嚴氏父子專擅終不能保其身皇上着夢寐肅皇

帝則忠賢之頭正不知安頓何地乃欲皇上以嗜殺爲法祖是何敢於欺皇上並誣肅皇帝也此非忠賢之言也從來小人誤人家國必先比附中官中官專權亂政必先驅逐言官擯除大臣驅除中官逐必先借徑內批借徑內批必先挑激聖怒挑激聖怒必曰朋謀結黨及天下公論不服人主往往代爲分過曰親裁曰獨攬又援引前代之異事而同名者以箝制天下人之口自古及今如出一轍益用忠賢者誤忠賢而忠賢誤皇上也卽如本朝王振汪直劉瑾輩其所口銜者何常不曰聖怒不曰結黨而壞英宗武宗令名者卽此三途豎也而宋之司馬光范仲淹程頤朱熹等豈非當時皆誣以黨人者哉後世公論何如也當我神宗時攻張居正者指爲黨其後攻王錫爵申時行者亦指爲黨先臣魏允貞亦其一也甚而先帝在東朝且有以爭冊立爲黨者夫不黨先帝將黨何人乎今之致位公卿者非其本身卽其子孫大抵皆當日號爲黨人者也若使當日無忠義諸臣黨護先帝於心危患深之時但畏禍占風比同三王並封之奸相陛下安得有今日乎然則黨人之名亦何負於

國惟好人借之以欺主空善類耳朱熹有言宰相當以分別賢否忠奸為已任合天下之人以成天下之事不惟不疾君子之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臣讀書至此未常不歎息而流涕也今之善黨者不黨權閹則黨權相耳彼其虛氣成雷舉足撼岳觸必碎而犯必焦故人樂黨之若夫從宗社立心從君父起見痴愚冷落迂腐拘攣人皆指為怪物曾無蜂虻蟻子之援可用立於根本之地未敢口而先陷胃逐秋風而捲敗葉此固天下至孤而可憐人也而橫以黨日之乎然則必舉朝盡黨忠賢而后謂之不黨乎今日之事在南星幸不為尹旻攀龍幸不為王越大中等幸不為戴縉獨惜當汪直時除商文毅外劉珣獨能面斥王越曰汪直行事若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為珣非其人也猶能為此言由今觀之珣亦不可及也嗟乎直道難容清修不免憲臣不許持憲禮官不敢言禮兵垣不敢言兵職方不許言將忠諫謂之瀆擾深計謂之疑猜公正發憤謂之朋黨此自叔季所不宜有之事而疊見之聖明之世臣實痛之臣備員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二九

九列待罪風紀附意順旨陷主不義辱職負官莫此為甚謹冒死上言伏乞皇上留神省覽法祖宗之懿美全堯舜之令名以票擬還內閣以黜降遷部曹以是非還臺諫即貸忠賢以不死乞嚴加戒諭令其小心謹慎保全恩寵長守富貴毋代人操刃擅作威福自取罪殃并戒附忠賢者倚水易敗鑄錯不成棄灰之罰將自及崖州之路勿自開臣雖以愚戇獲罪亦所以忠皇上而報二祖十宗之職分也

參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職惟太廟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

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廷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為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為威劫無敢指名糾參職實痛之職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自負忠直初心竝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職田間特

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謹撮其大罪之
著者二十四款爲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
賴人耳中年淨身夤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
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
以恩禮原各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
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
佞以倖恩既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
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盡心參酌權無旁分
正使其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
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
而僞誰爲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講讓政
事之堂幾成鬪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
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
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悶悶有堅意求去者壞
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
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
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
立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
杰論去急於剪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
罪二也先帝疆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三

普天實有隱憾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
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
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
席不可得顧於護黨氣歐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
終加璘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讐於忠義
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
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
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於堂辱
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交構陷之削籍去至今請
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點
出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
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
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
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
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情
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
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
爲逐之奸致一時各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
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
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鄞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

毛士龍侯震屢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賜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祿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祿妃幸存安知不爲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致君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三

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讐王安而實敢讐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畧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爲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居室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挿漢築愁築怨飲憾吞聲又不止於瑩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廕錦衣明日廕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詰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傳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其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爲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卽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脈託言開鑛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

杯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鑛大
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
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拿黑獄三
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下文重道昧爽幸學而
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於壁宮泮
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
且明懸監謗之令於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
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
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
偷換手眼那移陞叙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
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
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鎮
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
其不善鍛鍊竟命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
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
快心於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脈則何可崇
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翳日之手
於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
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褻王言幾
成解訓無論玩弄美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三

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大
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
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鷄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
讐行傾陷野子傳應星爲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爲
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爲之投匭打網片語違權則
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
會閣知不理閣抹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
已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
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
者東廠訪緝何事而行藏詭秘如韓宗功者多往
來忠賢司房之家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
城誠可作鄒塢深藏矣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
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憾者王者守在四方祖
制不蓄內兵卽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
賢謀同奸相沈淮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
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南西北之
人寄居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
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
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侄傾結
將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

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
騎之擁簇如雲麟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
墊道人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
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
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
視為何何如人想只憾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
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
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
恩多成怨今春忠賢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
貸忠賢以不死聖恩已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
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
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
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虎兇於肘
腋間乎此又寸齷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
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長安之共傳共
見非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
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
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
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
或扳附枝葉或依託門牆或密結居停或投誠門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三

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
之外有呼而內應之面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
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戾而
遮飾其回衷故掖庭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
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
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
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
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
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
忠賢專擅即章奏之上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
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
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
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旨意於百里之外
事勢至此尚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子耶無
天子耶天祚聖明履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
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
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
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益愍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
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孤及今不為早
治職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

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膽橫已不能為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即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權心而不犯其所忌職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所差池職即欲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為受制么麼小豎令內外大小俱坐鍼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前蓋實有見於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嚮邇不意聖明斷之不蚤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其隨侍舊人容氏又從旁巧為營解不即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為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隨諭群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况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下大奮雷霆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勲戚勅法司逐款嚴詢考歷朝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三

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容氏亦并勅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宮中其傳應星陳君恭傳繼教并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治外交安不新開大平氣象者請斬職以謝忠賢職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職然職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悞皇上堯舜之令名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少酬死且不憾

述移宮始末

疏兵科都給事中臣楊漣謹奏為敬述移宮始末仰質聖明以昭中外以定人心事

移宮一節避至尊之宸嚴還相安之分位此亦宮侍本等事耳但當時所以移宮其始末情形惟護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也外廷未必盡知之中外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真情景未著則在外之間猜度轉訛及今不一昭明將醞釀今日之疑端或漫成他時之實錄是亦當事諸臣含濡

不言之過矣職偶以侍從小臣屢蒙先帝召見又
叨皇上眷顧常入扈從日擊當日情形亦且身在
事內再四思維何敢喋不一語請與中外直述其
光景可乎每憶先帝憑几之言留神國事間亦於
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可嚶則曰輔皇上要緊當
時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皇上而
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職更不勝
忿激杞憂以我朝家法甚嚴且召對外臣內廷更
宜何如嚴肅况先帝動念壽宮君臣正相引痛之
時而忍於要挾求封作此悍然舉動似非知有顧
惜忌憚者萬一事權到手豈僅僅一名封足了其
稱制垂簾之意乎哉職私以心口相問憂來無端
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
先帝又急召諸臣職從諸臣甫至宮門而龍馭上
賓矣痛哉是時諸臣謂先帝昨日几前殊於諸臣
戀戀今茲夜半急宣當有未盡深語而已不可問
矣此時主君為重宜急入請見一見即呼萬歲以
慰人心而守乾清宮內使乃有持挺不容閣部大
臣入者職冒死忿詈謂先帝宣召諸臣今日晏駕
皇長子少未知安否汝等與宮人閉宮堅阻不容

顧命大臣應召請見意欲何為此初一日卯刻入
宮之光景也諸臣板望遺弓呼號畢恭請見皇上
於寢門拜呼萬歲天語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
捧龍軒至文華殿行嵩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
共祈皇上即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表箋未
上太平正始不宜草率張皇皇上斷以含殮未完
祀告未行傳諭從容卜吉而中外諸臣皇皇猶以
本日不登極為危者蓋先帝變出倉卒上無聖母
之憑依中無皇后之慰藉而在旁之蟠結窺伺誰
為可恃以故中外洶洶共有過慮當時臣實妄言
今日之事止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極之登與不
登此初一日辰刻之光景也是時諸臣又議皇上
宜歸何宮有謂即當責成選侍託以皇上者職思
想先帝要緊語意又思想先日挽入推出景象又
習聞其上有深相交結之寵貴下有認為皇親之
黨與中心不敢應承但云從來冲齡天子不宜託
之素無恩與德之少年婦人耳且選侍如可託皇
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皇上亦
必深知之雖強之就而亦不可得乃聖駕果徑就
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景也御極之期既

定於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公疏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專疏蓋皇上一正位九五決無避宮人復返青宮之理而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五日猶抗不奉旨而期且迫矣職是以有正名位參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既不得不移移自不得不速新天子舊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卽欲加恩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且避至尊安本分爲選侍自處計亦不可不謂遠且深長不然當繼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敢以包天積蠹得挾舊宮嬪踞天子之宮以抗冲年之新主俾登極之後返青宮非理歸乾清未便乘乾伊始遲回於託處之安是尚成其爲體統正而朝廷尊也乎哉此初五日午刻職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憤爭移宮之光景也至本日移宮後職隨向諸大臣謂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大臣於此當密有調停卽本日緝獲罪璫亦只宜殲厥渠魁無過深求株引此又以令反側子各相安也大抵皇上冲齡方其宸居未靜先帝社稷之付託爲重則平時之寵愛爲輕及其宸居已安旣盡臣子防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三

危之忠卽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言猶在耳也職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嗟夫保護聖躬肅清宮禁三公大老饒有主持且亦臣子尋常事職又不過從傍與聞未議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陳語瑣瑣言之豈得已哉豈得已哉移宮之欲速臣等一時之過計私憂止見皇上之當尊乾清宮之當靜絕不見宮嬪之有可徇亦絕不見移宮之有甚苦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捏以選侍徒跣踉蹌絕食自裁並捏稱皇八妹失所至入井者或傳處罪璫過甚甚至有謂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使風聞憂時之士誤取爲一時感慨嘆惜之資而傳影傳聲之餘或伏此日不明不自之案事有關係不但在臣臣安敢無言夫初一出宮之議事在呼吸之間初五移宮之爭事在公卿疏請之後懲前慮後迫自臣心九廟神靈監此熱血若夫緝拏罪璫等人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群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爾究問創懲此亦清蠹破叢之一道只在法司酌情法之平耳且亦於選侍恩禮何與乃至今日有以此過爲選侍惜者職謂寧可使人今日惜選侍無寧使移宮

不速不幸而成女后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群邪又或得以因緣多事於以保借先年之寵愛則得矣而輔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反以此爲愉快也與哉况兩奉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噦鸞宮火復奉有和皇太后當年之哽咽仍念及於光宗先皇帝前日之歎歎海涵天蓋義盡仁昭已是善處宮闈恩禮之間矣臣區區一念之愚願與中外昭示者如此今當一陽來復之期又是天心泰轉之會倘蒙聖明察臣之愚赦臣之罪再採臣之言更於皇四弟皇六妹皇七妹皇八妹時勤召見諭安而優念其弟妹或不妨曲及其母若李選侍者請自上裁再酌加恩數是蓋尊愛先帝之愛子愛女耳當亦聖母之所共喜者并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以完堯舜之美以杜傳影傳訛之口臣愚萬幸天下萬幸

朱炳如摘陳初政疏爲摘陳初政關係治理忠臣之愛君必防其漸漸者其幾隱其端微其事若不早介意而深足爲隱憂况君心之敬怠行政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三

之得失用人之當否皆因之臣竊鯁鯁過計爲皇上陳焉如大學士高拱在先帝朝中外莫不知其陰險既經南北言官十三疏論列具有指摘實跡非偶一風聞者比而左都御史王廷又備言其恣肆之狀猶爲可據去邪無疑陛下當斷然行之矣乃猶豫未決不即罷斥偶因御史王嘉言設喻之詞誤中聖意專差行人護送馳驛回籍更優以銀幣之賜臣恐大臣罔上行私不復顧忌凡可以自遂其私何不可爲此大臣奸欺無忌之漸不可不防也又如大學士徐階在先帝朝中外莫不稱爲忠勤廉慎昔嚴嵩柄政多年縉紳皆貪婪公行鑽刺無耻及階代爲首輔躬率百僚以禮義廉耻之行中外之臣欲望門多投一刺恐爲階鄙一時海內稱慶以正人柄用社稷蒼生之福乃有異常檢邪如齊康者朋奸助惡肆橫詆毀忍以納賄誣階此皆高拱手授齊康康欲取悅於拱以爲他日之地故不度常理依樣謄寫有臣如此黨邪害正關係治道匪輕陛下不即重究止薄示降用復冒寧遠縣丞之官非所以安元輔之心也今階四乞歸休荷陛下眷留但恐心旣不安終不能從容密勿

如昔之處大事決大疑而直以天下事為已任矣
萬一階央於去而陛下嗣服之初誰與其理康之
罪不可一日姑息亟當罷斥以從中外臣民公惡
之心此言官黨惡無忌之漸不可不防也又御史
陳守節疏乞聖明慎舉動以重宗社事奉旨罰俸
二月夫守節懷忠懇之心中間詞涉過激事未的
確偶出於傳聞之誤陛下當亮其無他姑假溫詞
以優容之以作其蹇蹇匪躬之志而顧示以罰恐
諸臣聞之而解體也又若戶部主事季齊芳於陛
下登極之日有重名器慎初政以圖極治之請今
覽其疏言多可采未幾部院考察偶在降調之列
臣素不識齊芳一面未悉其平日為何如人誠如
監察御史李文續所論可繫知其輕率據其平日
而公擬之則可但四海之遠萬民之衆先聞齊芳
首有此疏俄報齊芳降調外任皆不知為部院考
察其平日而止疑其進言之迹皆曰齊芳因首疏
而被斥矣此當曲處以釋群疑以全大体者也斯
又言路阻抑之漸不可不防也如果臣言不妄乞
於高拱明示擯斥無更猶豫於齊康仍加罷革勿
更姑息於陳守節稍易其嚴切罰戒之旨以安言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三

官於季齊芳乞勅下吏部或召還原職或量賜遷
轉以釋遐方淺見之疑至於陳以勤未入內閣先
陳十事皆有裨於君德關係政体當命中書官大
書一帙置諸座右時復細閱有一事未當聖意即
召以勤面問使之敷陳務得肯綮至於臺省諸臣
章疏則命輔臣會同商確摘其最關君德政体者
總若干條刪去浮詞提出緊要事實大書一帙置
之座右時亦細閱有一事未當聖意則召臺省諸
臣面問之使之據誠盡言庶陛下之樂取群言可
為初政之大助而諸臣之條列忠款不為無補之
空言

楊嗣昌請協勦流寇疏

臣竊計圖賊之法請

至縱逸則功可以立成其法當以陝西河南湖廣
鳳陽為四正面此四撫責之分任剿而專任防以
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為六隅面此六撫
責之時分防而時協剿賊在陝西則陝西四川湖
廣河南延綏山西各撫張六面而總理入關與總
督合剿賊在河南則湖廣鳳陽應天山西山東河
南各撫張六面而總督出關與總理會剿賊在湖
廣則湖廣河南陝西四川應天鳳陽江西七撫張

七面而總督總理俱入楚會剿賊在江北則鳳陽
應天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各撫張六面而總督總
理俱入江北會剿却用總理總督為隨賊所向端
任剿殺之官請遣戶部侍郎專理剿餉現在剿賊
總兵查有不堪者亟應罷斥其餘分隸督理二臣
勿與巡撫互相掣肘巡撫所轄兵馬責其自於行
間選忠勇善戰都司守備等官領之俾其前顧功
名進取之途甚遠後顧軍法逗遛之罪難逃有賊
地方守令文吏規避曠官請勒各該撫按確舉長
才果堪緩撫吾民即司府首領州縣佐貳咸可援
之正印倘能治兵討賊則府正佐貳州縣正印便
可起遷監司早行甄別勞績最著軍中必不可無
則優加職級勞多功少軍中不關緊要則與循叙
別遷母一槩坐待事平人人化為暮氣將士以久
而成狎威惠以久而兩窮至於文武將吏能奏奇
捷請勿待勸而先給銀幣之賞行伍壯夫能斬賊
渠請不待叙而立授百戶鎮撫之職遇有失事而
其人可用文吏則任俸戴罪而程後効武帥則充
為事官而責立功如不可用文吏則請罷斥逮繫
武帥則請立行軍法一或陣亡則請不待勸而立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三

加卹廕祭祠如是則功
罪分明人人思奮矣
楊一鵬直陳朝政疏
為聖

任焦勞人心渾如醉夢臣昧死一言以勵世風以
明臣誼事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義之所在無
可逃也今戎馬生郊皇上之憂勞極矣而中原臣
子泄泄成風懋賞空懸奇功未奏臣遇感賜環可
悠悠任運默無一言乎臣思祖宗朝尊賢養士近
三百年天下如此其大古稱不借才於異代豈至
今而有君無臣則以忠義摧折人心化為異物其
所由來者漸矣臣敢一一為皇上陳之文皇帝靖
難之師天命固有所歸遜國固未有失德也懿文
太子高皇帝之嫡儲文皇帝之兄也當復建文年
號以為懿文太子後此國家興亡繼絕之義諸臣
盡忠於建文即盡忠於太祖而屠戮太慘姚廣孝
有言江南有秀才方孝孺即不可降幸勿殺之殺
孝孺則讀書無種子矣今孝孺之禁未開何以服
忠臣義士之心從來公論無二百年不定者臣以
為遜國諸臣可加訪問或錄用于孫或建立祠廟
彰國家表閭封墓之仁景帝監國之初于謙功在
社稷後誣以謀立襄藩棄之東市臣每念及謙功

著本朝而本朝報之如此其薄雖卹謚有加猶不足償忠魂之萬一遺簪故履朝廷能恕乎神宗冲年故相張居正輔佐君德未兩綱繆勤勞有加矣而論者以攬權太甚嫉妬其功試問萬曆初年主少國疑之時有能托孤寄命如居正者乎逆璫魏忠賢盜弄國柄藩王尚有願厥臣功德建坊立祠者楊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疏二十四大罪高岡鳴鳳而受禍最酷左光斗高攀龍周宗建等數十臣相繼非命今皇上神武逆案固已欽定矣然自元惡外其餘用法失出何者若輩附會權璫始以忠臣之性命博逆黨之功名今復以逆黨之功各抵忠臣之性命此亦人心之鬱鬱不平者也此數事係國家大體關本朝元氣唐陸贄草奉天以後諸詔介冑投戈諸道感泣臣以為宜下詔引咎厚惟蓋之恩矣且正誣罔之律使天下曉然知臣子功在社稷久而彌光是培養人才鼓舞人心之大機也至今日急著則又積習宜破也一科道官不可太重也科道之設所以廣言路也今則道官之口皆以上聞一掛彈章雖用兵如韓白卓異如龔黃公忠如周召束手聽勘矣夫言事易任事難

湖廣通志

藝文

卷之第五十二

罕

臣願無以議論撓諸臣之成也一武臣不可偏輕也太祖開國徐常武人皆位極人臣今則總兵元戎士大夫皆薄而不齒奔走恐後於文臣之前何以作其死綏勘亂之氣乎一門戶不可私立也食君之祿同為公家之臣同職公家之事則其事非一家所議諸臣當平心和氣以事一人無故而分門別戶精神不以禦外侮意氣專以角內鬪范文子有言臣不才但願二子子輯睦以事吾君此正臣今日之願也臣被逆璫罷斥今始見天日感激上言觸犯忌諱惟聖主採擇

湖廣通志卷之第五十二終